

当视频成为读书重要入口——

三分钟速读，能治好“名著恐惧症”吗

■本报记者 宣晶 实习生 孙彦扬

随着短视频、直播等碎片化娱乐形式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轻人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不断引发关注。最新出炉的京东《2023年轻人开学季读书报告》显示：驱动18-35岁人群读书的主要因素，除了主观能动性，还受到影视改编这一潮流风向的引导。根据该报告，受当下热播影视剧带动，《长相思》原著书热度持续走高；儿童绘本《屁屁侦探》、西方玄幻小说《哈利波特》、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等书目也随着影视化呈现而受到年轻人广泛关注。从追热播剧到追原著书，在一部部大热IP潮流带动下，被挑起好奇心的年轻人开

始读书跟着“热剧”跑。而新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平台上的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5.17%、收藏量同比增长276.14%，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一倍。其中，文学类读书视频最受关注，在抖音最受当代作家榜单中，金庸相关视频播放量位列第一，余华、莫言、史铁生等上榜。

当视频成为读书重要入口时，业界在期待其激发更广泛阅读需求的同时，也陷入思考，尤其是速读短视频呈现“流水线生产”的同质化趋势，引发对于优质作品内容价值流失的担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指出，人们在数码丛林中遭受“狩猎”与“逮捕”，被激活的快感成为“即时奖赏”，这导致信息超载、中枢麻痹，压缩了网友对名著本身

的关注与理解。一旦网友止步于“三分钟读完名著”的文化快餐，将某些“说书人”的偏颇观点奉为主旨，那便消解了阅读的真正意义。

速读内容同质化，好似只展示了书皮与腰封

作为一名专业的短视频“说书人”，学者止庵自2019年来，持续介绍卡夫卡、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大师，相关视频合集阅读量超过了456万。在他看来，那些埋在字里行间的深意，通过短视频形象生动地娓娓道来，更能深入人心，“降低了普通人接触文学的成本”。

然而，以“三分钟读完名著”为标签的短视频博主数量更为庞大，他们将经

典名著的讲解时长压缩到3至5分钟内，简单涉及一些作家背景、文本含义与时代意义的梗概知识。记者发现，这些“三分钟读完名著”的视频选书与文案高度雷同，评论内容、叙述语气也同质化严重。在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吐槽：“本以为看完速读短视频可以缓解我的‘名著恐惧症’，结果好像只欣赏了书皮和腰封。”

从这种短视频里获得的阅读成果可靠吗？事实上，将数十万字的名著浓缩为3分钟短视频，博主们不得不大幅删减细节与旁支内容；为了吸引网友的关注，部分“说书人”还添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妄语，在真实文本与广大读者之间增设了“无形关卡”。上海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吴念阳认为：“部分视频用哗众取宠的语言堆砌概

念，网友乍一听似乎觉得很有道理，但其实无法深究。”

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优质内容创作才能沉淀下来

记者调查发现，真正具有竞争力和时代价值的优质内容创作才能够沉淀下来，为大众所追捧青睐。比如，博主“1379号观察员”借助系列短视频的表达手法，在《百年孤独》涉及的典故与历史中加入形象的动画，细细拆解这部晦涩难懂的著作。该系列第一集首发于1月25日，目前获得点赞量超过16万，“1379号观察员”积攒了近120万粉丝。在短视频评论区，网友们热烈探讨“说书人”讲述的文本细节，共同造就一种新型阅读形态。很多读书疑问、相关

知识会得到专业短视频“说书人”的深度讲解。

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500位图书作者在抖音分享读书心得，包含10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毕淑敏、蒋勋等作家、图书作者在网上有着极高人气。一批具有文学素养的“说书人”常采用短视频合集的形式，系统讲解一部名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在B站上讲解古代文学经典，其“说红楼”系列精读原著，每集时长10分钟左右，目前已上线20集，总播放量近90万。

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已成为出版行业重要的宣发渠道。目前，入驻抖音的出版社已超过了300家。相比图文、音频形式，“视频讲书”更加直观且互动性强，达人的推荐、讲解，普通用户的读书心得分享，都成为很多网友选书、购书的重要参考。据统计，2022年抖音电商售出2.5亿单图书，首次在该平台购书的消费者占比达到49%。

杨绛曾经说过，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当下年轻人的阅读习惯趋向多元化、场景化，通过视频增加网友与名著的情感联结，启发人们重新捧起一本书，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关键在于如何用好。

“风声”再起，文学与舞台艺术共舞

中国原创谍战类音乐剧《风声》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姜方

“能够在合适的时候，让《风声》和读者以一种新的载体相见，这是《风声》的运气，也是我的福气。”在日前举行的音乐剧《风声》启动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风声》原著小说作者麦家表示，当下国内舞台上有不少音乐剧的剧本来自国外，“如果我们本土的而且凸显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作品能够登上音乐舞台，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年轻人对音乐剧的需求”。麦家说，希望音乐剧《风声》可以成为一个带有中国本土色彩同时深受年轻一代喜爱的作品。

当代经典有了全新表现载体

“麦家理想谷”对麦家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他开设的公益性书店，也是小说《风声》的诞生地。音乐剧《风声》启动发布会就在这里举行，麦家和音乐剧《风声》的制作人、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剧团团长阿云嘎共同宣布，《风声》将打造中国原创谍战类音乐剧，为当代文学经典搭建多元的艺术舞台。

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风声》讲述了一个人在困局中的选择与坚守，在独特的文学空间探索人性的多重维度与无限深邃，引领万千读者走向宽广的精神世界。作品于200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并于同年首次出版，曾获2007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巴金文学院第12届文学奖等奖项。

“《风声》中有大孤独，也有大绝望、大坚韧，恰如我当时的心境，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麦家说。《风声》出版至今已有16年，除原有的小说形式外，也被改编为电影、话剧、电视剧、游戏等多种文化艺术样式。电影版《风声》于2009年9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奖项，主演李冰冰也凭借《风声》获得了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苏有朋则凭借该片获得第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和北京歌剧舞剧院音乐剧团团长阿云嘎共同宣布，《风声》将打造中国原创谍战类音乐剧，为当代文学经典搭建多元的艺术舞台。（演出方供图）

如今，音乐剧《风声》的启动，意味着该文学IP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艺术版本。麦家坦言，《风声》要成为一个音乐剧，是一件令他很意外的事。“哪怕它再拍一部电影，无论是好莱坞版，还是欧洲版，我都不惊讶……但是，这么强情节的作品适合做音乐剧吗？”麦家说，当阿云嘎谈了他的理想，他对《风声》这部小说的熟悉，以及对主题和人物的理解时，他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首次见面时，阿云嘎还提前做了5分钟的序曲音乐小样。“当时我和阿云嘎完全不熟，他就坐在我的客厅里唱了几段。这一点感动了我，我觉得这个音乐剧真的属于他。”这是令麦家难忘的一个细节。

将女性角色呈现得丰满生动

说起自己与舞台艺术的缘分，麦家回忆，他上世纪80年代在解放军艺术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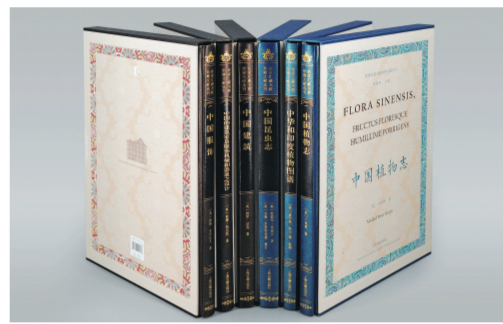
院读书时，经常去北京人艺看戏。“当时我们是学校组织看的，不需要自己买票，那时候话剧还没有成为我们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现在时代完全变了，很多舞台热门演出都一票难求。”麦家说，他带孩子去看爆款舞剧《只此青绿》，差点没买到票。

正是因为包括音乐剧在内的舞台艺术如今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让不同领域的文艺工作者找到了跨界融合的契机。事实上，大众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热情从未消减，中国文艺行业也始终渴望着本土音乐剧的创新。以《风声》为例，这个IP将赋予音乐剧走向圈层之外的驱动力，音乐剧形式也将为《风声》提供全新的艺术想象。当文学与音乐剧共舞，互相唤醒、彼此成就，将为中国观众呈送更多优质作品，也将为“中国原创”提供更有未来性的发展路径。

“《风声》体现了中国人在绝境中

的智慧和坚韧刚毅的精神，展现了国家、民族的大爱。作品中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悬疑元素，对人性的展现层次也十分饱满，每一个人物都是如此真实，能挖掘的东西太多了。”制作人阿云嘎透露，音乐剧《风声》将凸显顾晓梦和李玉玉两位女主角的革命友情和英雄间的惺惺相惜。“中国音乐剧中，注重刻画女性角色而且是双女主设定的戏相对较少。而《风声》将致力于把女性角色呈现得丰满生动，多样化地展现她们的魅力。”

文字的表达往往传递的是想象空间，音乐剧则是通过视觉、听觉和心理等多重角度带来更具象的呈现。记者了解到，主创眼下正从剧情、歌曲、歌词等方面打磨钻研作品。《风声》计划持续发布音乐剧相关单曲来推动剧目孵化，同名专辑也将在剧目正式开演前发布，一同揭开作品的神秘面纱。



《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精选珍稀西文文献六种。

■本报记者 李婷

“说到17世纪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其实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传’。”日前，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首发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说，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可能要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精选珍稀西文文献六种，从博物学、建筑设计、服饰文化等方面，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17至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植物志》《中华和印度植物图谱》《中国昆虫志》《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中国建筑》《中国服饰》。这些中西文化交流重要文本或图册均为首次高清全彩印刷出版。与会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出版，将有力推动学界在中国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等方面的研究。

物种大交换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

始建于1847年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是世界四大西学汉籍收藏中心之一，藏有1950年之前出版的各种外文文献50多万册。这些承载了人类500年历史足迹的文献，展示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多元景象。以此次首发的六种珍稀西文文献为例，从《中国植物志》《中国昆虫志》《中华和印度植物图谱》中可以认识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的地理大发现，不只是发现了美洲，同时开启了全新的世界史，将各自独立存在的东西半球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最显著的影响是引发了物种大交换，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这种植物与动物跨地区交换的移植与饲养，不仅导致了生物意义上的生态变化，还连锁地促进了全球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变迁。这种伴随性影响是塑造五百年世界格局不容忽视的因素。”“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黄显功以《中国植物志》为例，这本由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等在中国考察所撰写的博物著作，为西方人所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动植物的书籍，为我们考察中国物种传播与域外物种入华培植历史提供了图像文献。此次出版，以徐家汇藏书楼引进的“罗氏藏书”中的1656年初版手工上色本为底本。书中，除了我们普遍认知的影响世界历史的茶外，原产中国南方的荔枝在西方首见于卜弥格的笔下。而作为药用植物的大黄在14世纪左右就被欧洲引进，成为许多药物的原料成分之一，是大航海时代所有船长都要求船上必备的药品，因此深受西方人关注，卜弥格在书中特别予以了记录。

《中国植物志》所记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中国本土植物，它同时也是中国移植境外植物的重要记录。其中有产自印度或马来西亚的芒果、菠萝蜜；有16世纪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引进的原产美洲的腰果、番石榴、番木瓜，对中国物种交流具有特别意义。此外，胡椒、桂皮和姜都是对东亚历史产生特殊影响的香料。“卜弥格在本书有限收录的29种动植物中选择以上物种，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意图，可作进一步研究。”黄显功说。

提供观察欧洲“中国风”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中国服饰》《中国建筑》则为今人提供了13世纪以来欧洲“中国风”的观察视角。这是在中西相互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主动追求的表现，虽然直到1883年，“中国风”这一词汇才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日渐成为一个学术名词而流行于20世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义注意到，作为西方特有文化现象，“中国风”是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浪漫式的怀旧姿态看待神秘的东方文化，有从外看内的清晰格局，也有为满足怀旧而特有的想象，甚至是各种捏造糅合。

比如，此次印刷出版的保罗·达克的《中国建筑》是欧洲“中国风”在建筑领域的代表，展现了18世纪西方理念中的中国建筑印象。整本图册收录60幅铜版画，在题页特别注明“书中插图均在中国绘制完成，原型皆为中国真实设计”。然而，书中的建筑从总体上看，虽依稀与中国古建筑的身影，如檐角起翘、坡面多层顶、镂空木花格等，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洛可可风味浓郁，很多细节掺杂了画者想象中的元素或审美取向，如外墙竖立的罗马式方柱、等比例的人偶雕塑、随处可见的风铃、花哨且随意点缀的纹饰等，和真实的中国建筑样貌有一定差距。

出版的意义，在于让这些珍贵文献化身千百，让学界乃至广大读者可以便利地加以利用。”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表示，对馆藏文献进行整理、出版与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将努力发挥历史文献的作用，促进文明互鉴的研究。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首发

知名艺术史家巫鸿惊叹国内美术馆发展之快、观众之热情——

从呼吁“大家多去”到“买不到票”



余德耀美术馆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着意体现美术馆“未来之史成于今日”的思想，同时深化“流动的美术馆”这一概念。（馆方供图）

本报讯（记者范昕）“想到美术馆看展，都不一定买得上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日前开幕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身为展览学术顾问的知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在开幕对话上说。他坦言：从人们热衷于去美术馆的程度来说，中国已经超过不少西方国家了。

“近年来，我感觉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好像突然往上跳了一个台阶。”巫鸿常年往返于美国与中国，这一次回国，他对国内兴起的艺术热潮深有感触。他观察到，有这样两种趋势，构成了引人瞩目的标志，见证着艺术之于大众越来越重的分量。其中一个标志是，如今国内不仅美术馆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参观美术馆的人数之多也出乎意料。巫鸿哭笑不得地说：“十年前，我曾写文章呼吁大家多走进美术馆，希望人们看到美术馆的重要作用，现在倒换我进不去了！”

另一个标志，则是国内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和规划者，不约而同把艺术推至显眼的位置。巫鸿谈到，前不久去了阿那亚，那里与余德耀美术馆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它们同样位于交通并不便利的郊区，前者距离河北秦皇岛市中心40多公里，后者位于上海近郊由古镇蝶变重生的蟠龙天地，

巫鸿发现，艺术却都成为两者联系居民的纽带，甚至成为导入流量的接口。他认为这与国内近年来社会的高速发展紧密相连。曾几何时，艺术通常仅与文人、特权阶层等少部分人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而言，在而今的中国，艺术与大众的连接度，发生了几何级的剧变。

就连一段时间以来引发公众热议的现象——美术馆成为网红打卡地，也进入了巫鸿的视野。“进入美术馆的人们究竟是真的在欣赏艺术，还是在自拍，我认为不重要。”他认为，重要的是先去慢慢熟悉走进美术馆这件事。而随着艺术在生活中地位的日益提升，这也给年轻一代带来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未来我们自然需要很多不一样的艺术。除了绘画，包括商标、橱窗等实用设计，都须拥有高艺术素养的人才来从事。”

谈及新展“跨界：可能与回响”，巫鸿说：“我们今天收藏或推介当代艺术，应该从未来回看现在，看它在当代艺术史中会产生哪些作用。”这个展览着意体现美术馆“未来之史成于今日”的思想，同时深化“流动的美术馆”这一概念，借由实验性的跨界合作，展现艺术领域自内而外的探查以及非艺术行业由外向内的审视。